

往事如昨

茶香悠悠

盛作江

茶，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独特的符号。它代表着清雅、宁静，又寓意着和谐、圆满。我与茶的缘分，深如那经年累月的茶香，悠远而绵长。三十余年来，茶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陪伴我度过了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第一次闻到茶香是有一年过年时。我娘从茶叶罐里取出一小撮茶叶放在茶壶里，然后，将开水冲了下去，顿时，一股浓厚的茉莉花香弥漫屋中，那独特的幽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端起一杯金黄色的茶水，浅浅地喝上一口，咂摸咂摸，那是一种苦涩又甘甜的味道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已被茶的魅力所吸引。

工作以后，我所在的商店也经营少量的茉莉花茶（当地人叫茶末）。那个年代，茶叶还没有进入千家万户，大部分人也看不懂茶，只有极少的家庭逢年过节会买上四两半斤走亲访友，平日里也能买上一两二两招待同事或朋友，对茶叶的质量也不讲究。那时的茶叶价格一般在几元钱一公斤。我们把茶叶分成一两一包，方便顾客购买。每当分包茶叶的时候，那浓郁的茉莉花香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有时，我也买上一包，闲暇之余，泡上一杯茶，静静地观察茶叶在杯中的变化。茶叶经沸水一冲，上下翻滚，起起落落，嫩嫩的芽叶和茉莉花在水中慢慢舒展开，完成生命中最后的绽放，留住最后的清香在人间，汤色也从淡黄色，黄色再到深黄色。一起一伏之间，散发出的香气经久不散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它穿透了人的心灵，让人感受到一种淡然的安宁，仿若远离了生活的烦恼。一杯又一杯，我开始慢慢品味出茶中的醇香与韵味。茶，逐渐融入我的生活中。

我正式步入茶行是1992年，我被调入茶叶公司工作。茶叶公司下设一个茶庄，以零售为主，当时我们所经营的茶叶全部来自市茶叶公司。经营的品种主要以茉莉花茶为主，绿茶为辅。随着改革的深入，1993年北京的茶叶也从统一调配逐步迈入市场化，一时间，南方的茶商、推销员鱼贯涌入了北京市场。面对新的市场变化，为了了解更多的茶叶知识，掌握更全的茶叶技能，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有关茶文化方面的资料，从陆羽《茶经》里寻答案，在经典文学作品里寻根问脉，多次参加业务培训，向制茶师傅请教。经过学习、实践、探索，终于掌握了茶叶从栽培、生长、管理、采摘到晒青、揉捻、发酵再到成品的各个环节，了解了红茶、绿茶、黄茶、白茶、黑茶、乌龙茶及花茶的分类和品性，熟悉了悠长而久远的中国茶文化，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业务知识，逐渐掌握了茶叶鉴别的技术及方法，为日后经营茶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记得有一天，一茶商带着君山银针找到了我，报价六千元一公斤，让我收购。君山银针属于黄茶类，产自湖南洞庭湖的君山岛，产量较少，它是在绿茶的基础上加了一道闷黄工艺，是十大名茶之一。君山银针芽头肥壮，坚实挺直，芽身金黄，身披银毫，被称为金镶玉。我拿了一个高脚杯，用开水温了一下杯，然后投入茶叶，用八十摄氏度的水冲泡。先观茶叶在杯中的变化，只见芽尖朝上，蒂头下垂而悬浮于水面，随后缓缓降落，竖立杯底，忽升忽降，蔚成趣观，最后沉入杯底，如万枪林立，似群笋破竹，芽光水色浑然一体，妙趣横生。再看汤色橙黄、明净，香气清醇，滋味甘爽。最后看叶底，上等的君山银针，叶底嫩黄、明亮，

经水冲泡会析出很多绒毛沉入杯底，可这个茶叶绒毛很少，说明它采摘时不是春分后而是清明后。经茶商确认，茶是清明后采摘的，绒毛少了，最后定价为四千元一公斤。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，每次我都是按这样的方法进行鉴别，十拿九稳。由于茶叶质量的提高，茶叶的种类也由以前的几十种扩大到上百种，茶叶销售红红火火。

1997年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，公司的茶叶销量出现了滑坡，大大小小的茶庄好像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，对我们的经营形成了很大的冲击。那段时间，我自知肩上的担子很重，但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。工作上的挫折导致我精神上跌入低谷，自己经常一个人独自品茶，以缓解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，慰藉无处安放的心灵。品茶如品人生，在氤氲茶香中，让思想恣意驰骋，信马由缰在茶的世界，烦躁的心绪慢慢平复下来，在一片乱麻中逐步理出了头绪。不经意间，一个新的计划在我脑海里形成：融入市场，大胆走出去，提高服务质量，薄利多销，以优异的价格、优良的品质争夺市场。首先，解决上游货源问题。自己与各家茶商沟通协商，凭着良好的信誉，茶商们愿意给我们最低的价格。其次，解决售后服务问题。我们不怕路远，曾经驱车二百公里去河北丰宁上门送货，既收到了经济效益，又得到了客户的好评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从过去不知茶、不懂茶，到现在的喝茶品茶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。三十年前我回老家探亲，总会给父母及兄弟姐妹送茶叶，当时买茶的价格是四十元一公斤，每次都要讲喝茶如何好，让大家养成了良好的喝茶习惯。直到近十年来，兄弟姐妹中有的家里才添置了茶桌，摆上了茶道用具，桌上还放着多种茶叶，谈起喝茶津津乐道，茶叶的标准也逐步提高。我每次回家，他们就让我这位“茶大师”讲茶叶如何鉴别，喝什么样的茶叶对人有益处，我都会一一解答。

喝茶，不再是解渴，更成了一种时尚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向往。以前，我们只知道南方人有喝早茶的习惯，岂不知现在的北方人也是几个人凑到一起喝下午茶，谈古论今，家长里短。过去，我们认为南方的茶叶好，可谁知北方的茶叶也如此美妙。崂山绿茶、日照雪青，也是余香萦绕，荡气回肠，自有另一番茶韵。现在人们对于茶叶种类的选择更加多样化，除了传统的六大类茶叶以外，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品种，如调味茶、保健茶、养生茶，还有国外进口的茶，真是五花八门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有人问，为什么好茶不好喝？我告诉他，可能是把好茶泡坏了。我经过多年的积累，总结了几句口诀：绿茶“闷”着泡，鲜爽喝不到；红茶沸水冲，酸涩入口中；乌龙出汤慢，韵味少一半；花茶敞口沏，好茶没意义。其实，每一种茶都有自己的茶性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精心去品尝，用心去体味，就能让茶香韵味植根于心底，对每种茶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。一段顺口溜分享给大家：绿茶、黄茶不过三，头道二道入口鲜；红茶能泡四五道，二道三道滋味妙；白茶最少六七遍，从头到尾都很甜；普洱十道很稳定，三泡开始入佳境；乌龙七泡有余香，岩茶头道还魂汤。

三十余年的茶缘，让我从品尝到品味，从爱好到追求，感悟人生百态，而茶，也将成为我一生的陪伴。

父亲的茶事

潘云强

父亲好喝茶。他有两位茶友，一位姓章，一位姓徐。

父亲与章叔相识是偶然。那年夏天，章叔气喘吁吁地拉着装满砖头的大板车经过我家，正在门口喝茶的父亲便邀他喝口茶，歇下脚。章叔一口气喝了好几杯。那天是父亲帮他把大板车拖回家的。

从那以后，章叔常到我家喝茶。章叔很淳朴，跟父亲年龄相仿，戴着眼镜，白白净净的，像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书生。他们不光是茶友，还兼棋友。喝茶时，通常要下几盘棋助兴。章叔下棋遇到困难时，会将茶杯拿起来又放下，翻来覆去好多遍，间或会将茶杯堵在嘴唇上抿两口，举棋不定全表现在他的动作上。而父亲棋局低迷时，会把茶杯端起来，连连猛呷好几口，仿佛要从茶中找到解法。几盘棋厮杀下来，二人不免荡气回肠，他们的棋瘾和茶瘾亦过足了。

父亲的另一位茶友徐叔比父亲小几岁，胡子拉碴的，那“观模”（烟台方言，模样的意思）怎么看都像猛张飞。他在西郊一家木材厂工作，一次干活时，被电锯下进射起的木块伤了眼睛。他住院就医，因家人都在农村，没人为他提供一日三餐，在医院工作的父亲便主动帮忙照顾他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烟台市民大多数住平房，睡的是炕，用的是大锅大灶，烧柴是金贵东西。徐叔单位会定期将木材的下脚料作为福利分给职工。徐叔家远在乡下，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便把这些东西用麻袋装好，捆在他那辆“大国防”自行车后座上，从只楚送到三马路的我家，几乎穿越大半个烟台市，到我家时往往累得汗流浹背。他骑自行车有个习惯，总爱用铁夹子把两个裤腿夹起来，以防止“大国防”裸露在外的车链子把裤脚咬住。

别看徐叔人高马大，像个粗人，但对茶却颇有研究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茶叶知识颇为丰富，不但知道茶叶分绿茶、红茶、茉莉花茶等种类，而且对那些发酵茶、半发酵茶门儿清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如数家珍。另外，他能根据茶汤颜色、明亮程度、鲜爽甘醇程度及回味是否持久等品出茶叶的优劣，并能较清晰地辨识出茶的产地。

父亲有不少茶壶，其中有一把宜兴紫砂壶。说起这把壶，已经有些年头了，里边还有一个故事。父亲年轻时在大连卖菜，一次去小卖部买茶，恰巧店主不在。父亲买的本是好一些的茶，店主的儿子是个好吃懒做的货

色，欺父亲面生，给了劣质的茶。父亲喝着不对味儿，便回店去找。做买卖讲究诚信，店主一个劲儿地道歉，并退换了茶叶。父亲见此态度诚恳，便经常去他那里买茶，店主为了感谢父亲，送父亲一套从宜兴进的紫砂壶。那把紫砂壶太小，盛不了多少水，但父亲视其为宝贝，只有独饮时才舍得拿出来用。父亲每每说起这个故事，眼中便放光，甚是高兴。他说那紫砂壶冲泡的茶水，味儿不同。父亲招待朋友喝茶用的是些大壶，其中有四方的、椭圆形的，也有又细又高的，多年来用坏了不少。

1984年，我去杭州出差，特意去了趟闻名遐迩的龙井村。那时候刚改革开放，龙井村的村头黑压压的全是卖茶叶的摊贩，而且卖的一色龙井茶。我简直看花眼了，来一趟不容易，我一下子买了2.5公斤。父亲喝了以后，说不是龙井茶。我先还纳闷，后来在某刊物看了一则消息，说龙井村头的茶叶摊贩卖的很多是冒牌货，要买真的龙井茶，只有到村民家中才能买到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也又一次领略到父亲味蕾的老辣。

知道茶蕴含茶道、茶艺，是一种文化，是以后的事情了。明白茶叶含有茶多酚、氨基酸等营养成分，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并有清心醒神及排毒功能，也是在科技高度发展与普及的今天。父亲爱喝茶显然与这些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。

父亲他们喝茶时，谈得最多的是孩子。谁家的孩子学习棒，考上了大学；哪个孩子孝顺，给他们买了什么；谁的儿子被评为优秀工作者；哪家闺女找了个什么样的对象等，都是他们的谈资。章叔过去家境较好，他是个初中毕业生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初中生算是高学历了，为此他曾被某机关招聘为公务员。后来因为出身不好，又被调到工厂当了一辈子锅炉工，感慨和遗憾之余，最终也释怀了。他们对自身居住的城市也是相当关注，上世纪70年代，烟台在城建上有几个大手笔：一个是建了服装大厦，也就是百姓口中的“七节楼”，还有东风电影院、机械大厦以及百货大楼等。而东风电影院路口的大转盘，在那个年代是蝎子拉屎——毒（独）一份儿，在百姓眼中绝对是稀罕玩意儿。1977年，动物园从现在的烟台大剧院位置搬迁到南山，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。这些都是他们喝茶时的谈资。

父亲喝了一辈子茶。他不但长寿，且心态年轻，少有愁事，或许多少沾了些喝茶的光。